

【本是妙明無上菩提淨圓真心。妄為色空及與聞見。】

經文講到這個地方，可以說完全講到宇宙人生的真實面。凡是說到真實，大概都與我們常識相違背，因為所謂常識與習慣在虛妄的境界當中，驟然之間聽到佛與大菩薩講真實話，不但是很難懂，確實也很不容易接受。所以像這樣的大法，唯有對待所謂根機成熟的眾生，那個時候佛才暢所懷來談論。根機沒有成熟，雖然說薰習成種，當然也是有利益的，像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上所講的都有利益，雖有利益，免不了要起疑問，疑就是障。因此討論就相當不容易，必須要把疑問破除，障礙減少，縱然有障礙，最低限度不要障礙往生極樂世界，這是一大原則。如果對於修淨土發生障礙，那就不如不說，不說沒有這個障，你還能帶業往生；說出來之後，連帶業往生都成問題，這就麻煩大了。

我們講堂這些經典，可以說都是偏重在大乘法、一乘法方面，確實這些大經大論是一般都不常講的。縱然講，諸位也許聽過，聽過外面人家講《法華經》、講《華嚴經》、講《楞嚴經》，你去聽聽人家是怎麼講法？那個講法我過去也聽過很多，輕描淡寫，避重就輕。這樣的講法想想也有道理，為什麼？眾生的心好高騖遠，給小法他不滿意，大法又不能接受，這些大菩薩大慈大悲，好，給你講大法，雖然是大經，小講，大經小講，眾生聽聽也滿足大願了，我也聽過大經，沒有向深處去研究。一部經聽了，自己覺得很歡喜，結果怎麼樣？是一無所得，聽之前跟聽之後實在上沒有什麼兩樣。所以那些善知識那麼個講法，也很有道理。這是對一般聽眾，人家要求希望這麼講，可以這麼說法。可是對於真正求佛法的人，要

是那麼輕描淡寫的講，實在是對不住人。為什麼？人家要開悟，人家要想成就，那就應當要深講、要圓講，能夠確實幫助我們用功，這才不辜負大眾。可是真正求一乘大法的人實在是不多，有兩個、三個認真的在求，這兩個、三個就是這一部經的當機者，其餘的那就是附帶的、旁聽的。所以我們要曉得，有一個、兩個當機者都要認真的講。

這一段經文一開頭的『本是』，上一次也跟諸位提到過，「本是」是對底下「妄為」來講的，這就是說宇宙人生的真相，這兩個字非常要緊，先說出諸法實相。『妙明』，是寂照不二的意思。寂照不二，在這裡特別要強調的，寂照不二是不是有一個寂、有一個照？如果有一個寂、有一個照是二法，怎麼能說不二？我們確實修行的障礙就障礙在這個地方。我們講不二，是真有兩個東西，不二，實際上還是二。古人也是用盡苦心，用鏡子來做比喻，鏡子無論是男人、女人天天都要用，一早起來就得照鏡子。當你早晨起來照鏡子的時候，就是十方諸佛給你說法，你曉得不曉得？給你說什麼法？『妙明無上菩提』，就給你說這個法。寂就是鏡子的體，照是它的作用，它確實是一，並不是二。說個不二，說老實話已經多事了。多事，為什麼要多這麼一樁事？就是因為眾生把寂照分作兩樁事情，分成兩樁事情就妄為。不但寂照是一，你懂得寂照是一，再給諸位說，萬法是一。《華嚴》裡面講多即是一、一即是多，一就是寂，多就是照。佛法向上一著就是講不二、就是講一，這個東西能講得出來嗎？講不出來。凡是言說全都是方便，給我們做個增上緣，希望我們從這個言詞之中悟入進去，這個要緊。寂是理體，是心之體，照是一心之用。一心本來就有寂之體，那個體是本是的，不是修成的，本來就寂，一心本來就有照的作用，那個照用也不是從哪裡學來的，本是！

「無上菩提」，菩提是梵語，翻成中國是覺的意思。這一句，唯取本覺果體，這是人人都本具的。諸佛雖然示現隨相證得，就說釋迦牟尼佛菩提樹下夜睹明星，證無上菩提，那是事相，裝個樣子。實際上本有的，哪裡什麼證得不證得？做個模樣給我們看，叫我們迷惑顛倒的眾生覺悟，曉得有這樁事情。佛雖然事相裝樣子說證得，他也沒有一絲毫的增加；我們雖然講是失掉，其實我們的無上菩提也沒有缺少一分，不增不減。所謂證，證個什麼？證本是而已，就證個本是，所以到你證到佛的境界，恍然大悟本來如是，就這麼樁事情。這個道理在一切大乘經典裡面講得很多，也講得非常透徹。將來在《六祖壇經》裡面還給諸位講到，我們想想《六祖壇經》經文，大概再一、二次就講到。在「機緣品」裡面有一段，六祖講轉八識成四智，他老人家有兩首偈子八句，把法相宗的道理講得圓圓滿滿，真是妙極了。他是禪宗，他懂法相、他通唯識，他不是不通，樣樣都通，妙絕了。那八句偈子跟這一段意思是相通的。所以凡是講證只證一個本有而已，可見得沒有證是把本有迷失而已。既然證得之後，說老實話，只是名字上換了一換，事實上還是老樣子，本有！並不是說你證得就多了一分，真正有所得，那錯誤；迷了，真正有所失，也錯誤，不增不減。迷的時候你什麼都不明瞭，苦，處處成障，處處都是障礙；悟的時候樣樣明白，無所不通，通達無礙，利弊就在此地。因為本有，無以復加，又不能減少，所以叫做無上。有增有減不能叫無上，不增不減才叫無上。

『淨圓真心』，「淨」是指從來不染污。我們染了沒有？諸位要曉得，不要講性，我們就講阿賴耶識，試問問阿賴耶識有沒有染？如果諸位說阿賴耶識有染，這有問題。只能說阿賴耶的種子有染有淨，阿賴耶像個倉庫一樣，倉庫裡裝乾淨的東西也可以，裝惡臭東西也可以，裝的東西有染有淨，那個倉庫本無染淨可言。染淨法

從哪裡生？染淨法是第七意識。第八識尚且不染，何況真如本性？所以真心決定沒有染污。諸位要記住，真心各個人都具足的。剛才給諸位說，人人具足。所以，一切眾生哪一個不是自性天真佛？這是講淨，可見得這個淨已經不是染淨之淨，是本淨。染淨之淨還是染，還不是真正的淨，為什麼？我們套六祖一句話，染淨是二法，佛法是不二法，這句話很妙。不二法才是真的，二法不是真的，諸位細細去想想這味道。

「圓」是圓滿，沒有一絲毫的欠缺，智慧圓滿、德能圓滿、體相圓滿、作用圓滿，無一不圓滿。我們現在想想自己不圓，我們欠缺太多了。這個圓滿是本是圓滿的，你現在覺得不圓滿，那有什麼法子？是把你自已本來圓滿迷失了，迷失了以後你要去求圓滿，愈求愈糟糕，求怎麼樣？妄為。只要你不妄為，本有的圓滿就現前。我們看經裡面講諸佛的境界依正莊嚴，說起來幾個人相信？經裡面這樣說，極樂世界黃金為地，我沒有看見過；七寶宮殿，我也沒有看見過。中國過去那些詩人文人形容詞形容得好，「雕欄玉砌」，他們那個宮殿真是雕欄玉砌嗎？欄杆雕刻得是不錯，那是很高的藝術，但是那個材料都是石頭的。玉是好的石頭，從前那些宮殿裡面大概都是大理石，玉是形容詞，不是真的，是誇大。佛又說他是誠實語，他不妄語，諸佛菩薩那些宮殿樓閣真正是七寶所造的，而且還給我們說他的七寶比我們這個世間七寶成色要好得太多。這福報從哪裡來的？給諸位說，本是，本來如是。

而我們今天讀了佛的經論，對他生了懷疑、不相信，這並不是我們才有，自古以來就有。宋儒學了佛經的那些理論，像這些話他們都不相信。他們要是都相信，給諸位說，那些人聰明極了，個個都會得道，都成就。他對佛法裡講的理論相信，佛法裡面講些事相他不相信，他大概也認為印度那些人、那些學者跟咱們中國文人一

樣，有許多是誇大其詞，有許多是理想之國。像我們儒家的《禮運大同篇》，那是理想的世界；西洋的烏托邦，都是一種理想國，並不是真實的。所以有人說西方極樂世界、華藏世界是釋迦牟尼佛的理想國，用這種眼光來看，大有人在。這一類是什麼人？在佛法裡面講八難之一，世智辯聰這一類的人。他很聰明，他有智慧也有辯才，也說得很有道理，可是那些道理，諸位要記住，似是而非。再給諸位說句真實話，凡是你能夠想得出來、能夠講得出來，都不是真的。佛法是真實的，真在什麼地方？真在釋迦牟尼佛說他四十九年沒有說過一句法，誰要說佛說法那叫謗佛。諸位想想看，除了釋迦牟尼佛之外，古今中外那些宗教家、哲學家、科學家，這些學者們哪個人說過這句話？一生所說的全部否定，沒有說一個字，確實只有釋迦牟尼佛一個人，其餘的再沒有看到有人說過這句話。孔老夫子雖然說的近似，但是還不是純真，他老人家說的「吾道一以貫之」，接近了，但是他還有個把柄在手上，為什麼？有個一，還有一個一，他那個一就是個把柄。釋迦牟尼佛是一點把柄都沒有，一個字都沒說，這才是真實法，才是圓滿而沒有欠缺。把上面這些意思全部會通，歸納為一句，就是「淨圓真心」。這十二個字是說明整個宇宙人生本來就是一體，是一個真體，這一個真體是「本是」，著重在「本」字。

下面這就說迷，這是迷妄的根源，『妄為色空』，為是什麼？為是有作為。身口的作為很粗，這是說意地裡面的作為，心才動念就叫「妄為」；心要不動念，身口的作為都不是妄為，是什麼為？無為而無所不為，妙！釋迦牟尼佛示現在我們這個地球上，三千年前他老人家跟我們示現一樣的身，住世八十年，說法四十九年，佛是什麼？無為而無所不為。就是說這八十年間的示現，佛從來沒有動一念，動一念就叫妄為。不動念！所以佛菩薩之作叫什麼？無作

而作、無為而為，他為就是無為、作就是無作，那個作與無作不是兩樁事情，是一不是二。這個確實是比較難懂，上次我用敲磬來給諸位做比喻，磬無心，敲它一下它就響，響跟不響是一不是二，不可以把它分作二，分作二就錯了，二是什麼？磬有心。它喜歡哪一個，那個人敲它，它就響一下；不喜歡的敲它就不響，那才叫二，它不是二是一。二就叫妄為，我們凡夫心是妄為。諸位把這些原理懂得，你就曉得那些大菩薩他們修的什麼，你就明瞭。

《金剛經》說得詳細、說得明白，那些大菩薩都是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。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、等覺、妙覺如來位，全是無為法而有差別，無為法就是無作，就是無為而無所不為。再給諸位說，無為法難道還有差別嗎？從一真體上講，沒有差別，不但諸菩薩跟佛沒有差別，佛與六道眾生也沒有差別，在佛不增、在凡不減，哪有差別！凡是講差別是從哪裡講？從運用上講。譬如阿羅漢這個見的能力，阿羅漢裡見能力最大的是阿[少/兔]樓駄，這個我們曉得，阿[少/兔]樓駄的天眼能夠見大千世界，普通羅漢的能力只能見一個小千世界。這個在《楞嚴經》前面我們讀過，有見一百個大千世界、有見一千個大千世界、有見一億個大千世界。這就是無為法而有差別，在用上的差別，不是體上的差別。到如來地，那是無所不見，就是作用圓滿，用上圓滿，諸位要懂得這個。你說體上有差別，那大大的錯誤。

諸菩薩的修鍊是在作用上修行，這個例子我們在《華嚴經》五十三參諸位能看到。五十三參裡面善財童子修的什麼？就是修無為而無所不為，就修這個。無所不為確實是無為，是一不是二。如果拿孔子的話來說，「吾道一以貫之」，五十三參是貫之，是一個道而貫之，一是什麼？就是無心不起念，心不起念才是一，心一起念就不是一。我們看許多那些註解裡面，都沒能把這個意思註出來，

而曾子所解釋的那真是妙極，孔老夫子說這個話，確實曾子懂，所以曾子答應「唯」。別人不懂去問曾子，曾子也給他們說，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」。這個話答得妙絕！妙在哪裡？如果你要是利根的人一聽就悟。為什麼？忠恕是二，二而不二那不就是一嗎？所以，問他什麼是一？舉出二叫你從裡頭悟，二而不二就是一。中下根性的人悟不進去，夫子之道一以貫之，一是什麼？是忠、是恕，我們學忠、學恕。你看中下根性也能得利益，所以這個解釋法三根普被、利鈍全收，了不起，這是妙絕了。那麼簡單一句話，叫上中下一切人都得利益，這個不簡單，大學問，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。可見得夫子之集大成是一以貫之，就是無為而無所不為、無作而無所不作。

佛法戒經裡面常用「無作」，再說得明白一點，無作就是一切境界裡頭絕不生心動念，這就是無作；而外面事相上是樣樣都做得很圓滿，無作而作。外面怎麼做的？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」，與一切眾生感應道交，上與諸佛感應道交，下與一切眾生感應道交。所以他不是個木頭人，不是個石頭人，他是活活潑潑、玲瓏剔透的人，妙極了。這個在道家講真人，儒家講聖人，在佛法裡面叫佛。這個道理我們明瞭了，所謂一念不覺，不覺是什麼？不覺就是妄為，不覺就是心動。諸位要記住，覺心是不動的，好像水一樣，清淨的水照外面境界相照得清清楚楚，水是不動的、平的。一動就起波浪，起波浪照外面就不清楚，還能照，照得支離破碎，不能照成一個完整的。由此可知，一乘佛法裡頭就是訓練不動心，在一切境界裡頭學不動心，這是一乘法的修學，完全與法性相應的修行法。心一動就叫無明，所謂一念不覺而有無明，無明是個動相，心才動、才起分別就把真性迷了。迷了以後，佛就給它叫一個名字，叫業識，就是阿賴耶識，把真性變成了識。

諸位要知道，真性變成識，並不是那個性真的變成識，性要真的變成識那不叫性，性不變的，不生不滅、本是妙明，它怎麼會變？它不會變的。變在哪裡？變是個虛妄，不是真實的。誰虛妄？自己妄，不是別人妄。諸位要記住，如果你說別人妄，那正是你自己迷惑顛倒。迷為業識，這在阿賴耶識三細相裡第一個相，叫業相。業是什麼？業就是我們一般講事業，就有了事，結業了。無明一動，動就出麻煩了，所以業有造作的意思在。但是這種造作非常微細，經典裡面講八地菩薩才見到，這麼微細的動相不是普通人能夠覺察得到的。迷為業識之後，這個速度比那個電的速度還快，立刻就轉變為見相，就是見分，見分從哪裡來？就是從業識轉變來的。見分就是我們今天所謂精神世界，這是什麼？叫帶妄之真。我們眼能見、耳能聞，諸位曉得，眼能見、耳能聞在我們現前這個階段，就是見聞覺知都帶了見分；如果不帶見分，純真無妄，那就是佛知佛見。我們現在就帶著這個見分，帶著這個見分，本來的見聞覺知（見聞覺知，還用這個名詞），本來見聞覺知是真性，現在帶著這分妄，妄的見聞覺知跟它合而為一，我們只認識這妄的一面，把真的一面給忘掉、遺忘了，不曉得這裡頭有真的一面，過失就從這裡生的。再給諸位說，《楞嚴經》裡面教給我們的方法，用功的方法就是講帶妄之真。帶著哪一種妄？阿賴耶的妄，就是我在此地給諸位講的，業識一變為轉識這個妄。

無盡的妙覺明，好像我們一個人很健康的眼睛看一切外面的境界；迷了之後帶一層妄，像戴一副眼鏡。好眼睛，眼睛沒有病，眼睛本來沒有病，不是叫你戴近視鏡、遠視鏡。好眼睛為什麼戴個鏡子？有人喜歡戴個太陽鏡。好，戴上這一副眼鏡，看外面東西顏色就不一樣。戴著黑鏡子看外面黑黑的，戴著藍鏡子看到外面是藍藍的，不一樣！這才戴了一副，就是阿賴耶識的見分。如果再套一副



，第七識的又套一副，戴個幾百副、幾千副，諸位想想看，那外面境界相還能看得出來嗎？一塌糊塗！而我們現在眼睛上就戴了千萬副的眼鏡。《百法》裡面給你講的八識五十一心所，那是歸納的，真相呢？真相無量無邊。如果僅有八識五十一心所，五十一加八，戴五十九副眼鏡，還沒什麼關係，對於外面的境界相還能看得出一點東西出來，實際上不只這麼多，你就想到造這個妄為妄到什麼程度。確實我們現在就是幹的這一套，身在妄中不知妄，這樣一妄為，真如本性裡原來沒有這些色法、沒有這些境界相，由於這個妄見，外面就變妄相，就變成虛妄的相，這就叫做相分，相分包括我們現在所講的根身器界。宇宙的萬有從哪裡來的？從見分變現出來的。見分是能變，相分是所變，所以才說境隨心轉，境是相分，隨心轉。

諸位如果明白這個道理，今天科學家、哲學家在研究宇宙，宇宙有沒有邊際、宇宙究竟有多大，會有結論嗎？不會有結論。為什麼？隨他的分別變現，你不分別就沒有，愈分別愈多，可見得這些搞法全都叫邪知邪見。我們今天說他邪知邪見，他還不服氣，他在社會上有地位、有聲望，一般人都相信他的，不相信我的。最初說出這個話是釋迦牟尼佛，九十六家邪知見，九十六種外道。那些外道，諸位要記住，並不純粹是佛教以外的宗教，那你就弄錯了。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，釋迦牟尼佛也不叫做佛教，也沒有叫宗教。九十六種外道是什麼？是學術思想，全都是邪知見。佛說的沒錯，都是在虛妄分別，不了解諸法的實相。晚近歐陽竟無在民國十二年的時候，他向學術界發表公開指責說，世間所有的宗教都是戒取見，所有的哲學統統是見取見，見取見、戒取見全是邪見。他說出來，當時有很多學者不服氣，聽了很不高興，可是歐陽大師確實他在學術界上也有相當高的地位，人家對他也無可奈何。可是怎麼樣？

畢竟是響應的人太少，他說是說了，沒起什麼大作用。如果要是起作用，給諸位說，今天世界就太平，這是眾生沒福。縱然當時有少數的人知道他這個想法是對的，沒有發大菩提心出來支持，來做影響眾。所以歐陽大師在當時真是孤掌難鳴，沒有辦法把大眾的迷誤給喚醒。像這樣對於宇宙人生有這麼透徹的了解、這樣明確的指示，只有在東方，翻開西洋歷史確實沒有。

這底下就講了，「妄為色空」，色是講一切的色相、色法。空是說什麼？虛空，虛空也是妄為的。在百法裡面，虛空雖然是無為，不是真的無為，到將來講無為法定義的時候再給諸位說明這個道理。所以真正覺悟之後，不但一切色法是空寂的，虛空也沒有。禪宗所謂粉碎虛空，看口氣多大，這句話是實在的，不是假的。無為法只能有一個真的，哪裡會有六個無為法？六個無為法裡頭，只有「真如無為」是真的，其他五種叫相似的無為，不是真的，因為有為法的定義裡頭不能包含，所以列在無為裡頭。真只有一，怎麼會跑出六個？沒這個道理。可見得，色法與虛空全是妄為變現出來的相分，虛空也算相分之中。所以，我們講相分，範圍包得大；講色，往往它不包括空，講相分的時候，色空都包括在其中。見分跟相分兩個對立，一個是能變、一個是所變。見分它的範圍就是我們講六根的作用，見聞嗅嘗覺知，全是見分的作用。剛才我給諸位說了，妄見，戴了千百副亂七八糟的眼鏡，這當然是錯見，不會見到事實的真相。如果你要見到事實的真相，就要把那些眼鏡全都去掉，在境界裡頭不用心所，也不要用心王，頂多只戴一副就是，就用個阿賴耶識的見分。末那的見分都不要，一下都去掉，你才能見到宇宙人生的實相，真相大白了。

剛才我也給諸位說，一乘修行人就修的是這個法門，善財童子就是個例子。你看看五十三參，你要不懂門道，就是看熱鬧，看他

今天拜訪這個、明天拜訪那個，看看人家那個環境風景多美，跟人家談談話，高談闊論、談玄說妙，那有什麼意思？那沒有意思。你要懂得門道才行，我們自己才會有受用，不懂門道不會有受用。色空見聞，這就是唯識裡頭講的見相二分，雖然說是妄，但是要曉得，妄依真起，離了真哪有妄？好像我們人身是真的，燈光底下的影子是妄，那個妄的影子是依真而起的，沒有真的身在此地，哪有人人的影子？由此可知，妄不離真。悟了以後怎麼叫一真？妄跟真是一，絕不是二。迷的時候有真有妄，說真說妄就是迷，悟了之後真妄是一；換句話說，無真無妄。這話沒法子說，為什麼？無真無妄還是二、還是妄。這就是佛法裡常講的「離四句，絕百非」，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。心行是什麼？就是心裡念頭，心的行為是念頭。心行處滅，心裡面念頭滅了，不起念，一念不生，有沒有作用？作用廣大無邊。到這個時候一切法都是真實的，見相全是真實。過失在哪裡？過失就是在迷。所以境界不增不減，悟了之後並不是說境界哪裡添了一些、哪裡少了一些，沒有。悟了以後，一真一切都是真的；一迷，全都成了妄的。

由此可知，真與妄確實是換換名詞而已，實際境界沒動，如如不動。這個境界相是什麼相？是清淨寂滅相。我們為什麼現在看到是動相，有生有滅？正好像我們戴一副紅色的眼鏡，看到外面都是紅的，外頭事實是不是紅的？不是的，是我們的眼鏡是紅的。戴上藍眼鏡看到外面是藍的，外頭並不是藍的，這樣叫迷。我們現在用生滅心看外面境界，外頭境界相是有生有滅，就像戴這個有色眼鏡一樣。你把生滅心丟掉，你的心清淨，清淨沒有生滅，你看外面一切境界相不生不滅，就這麼個道理。你要入不生不滅，先要把生滅心丟掉，你說境界上找個不生不滅，哪有這個道理？我戴上一個紅色眼鏡看外頭是紅的，境界都是紅顏色的。我紅顏色不要，要把它

換成藍顏色的，沒有辦法，換不了，為什麼？眼鏡是紅的，和外頭根本不相干。你喜歡藍的，換一副藍眼鏡不就行了嗎？原理就是如此。

佛法是在講心法。一再說了，境隨心轉，境有什麼關係？清淨心，外面境界就清淨；染污心，外面境界就是染污的；生滅心，外面境界就是生滅的；輪迴心，外頭就是六道輪迴；不生不滅的心，看外面境界就是不生不滅。萬法就是真心所現，這才說「情與無情，同圓種智」，才說萬法是一體、本來是一體，一體裡頭再去分，那就是妄為。這句說得好，色空外面境界是妄為，能變現境界的那個見分還是妄為，悟了以後妄就是真。凡夫之所以稱之為凡夫，迷惑太重，重到什麼程度？喚不醒。佛講的這些道理，我們愈想愈有道理，照這個方法去做，愈做愈真實；絕不是說照這個做，效果是相反的，沒有，那也是錯誤。你愈是照這個做，境界愈現的是真實，做到相當功夫，你自己就曉得這個人生踏實；絕對不會感覺到人生虛無飄渺，感覺到空虛。迷人才感覺到空虛，悟的人處處真實，不是空虛的。迷的人他不知道、沒有法子感覺到這個真實感，隨境流轉。

如果他真正覺悟了，心境不二、心境是一，能悟出這個道理，就能夠證得性相一如、真妄一如，像前面所講的「妙淨明體」，到這時候一切色空見聞在清淨心中像六祖所說的本無此物，清淨心裡頭沒有，本來無一物。外頭境界相有沒有？境界相上有，清淨心裡頭沒有。心裡面沒有，為什麼相上又有？相是隨緣，能隨十法界有情、無情眾生的感，它有應。不但有情眾生有感，真心會應；無情眾生有感，真心也有應，感應道交而現的這些相，相就是性、性就是相。諸位要記住，清淨心中無有此物，沒有這個分別、沒有這個見解，如果有這個見解這叫邪見。心是永遠清淨，不礙萬相發揮，

萬相自然發揮，心裡不起一念，可見得到這個境界是大用無方，不是沒有用。到這個境界有體有用，而且發揮的作用是圓滿的，體性圓滿、作用圓滿。我們現在怎麼樣？雖然有體，迷失了，我們也有作用，非常有限。我們眼的作用，隔一張紙就看不見，就這麼大的作用。而本來的作用，沒有障礙，盡虛空遍法界如對眼前，正是所謂「佛觀三千大千世界如掌中菴摩羅果」，那是什麼？去了妄見，本有的見性現前。我們今天做功夫就是要做這個功夫。

諸位無論你修哪一種行門，禪教密淨這是最高的指導原則，念佛要把這些妄心念掉，參禪要把妄心參掉，這才行。而現在人用功是錯用了功，為什麼錯用？他用妄心。念佛用妄心念，不但妄心去不掉，還增長妄心。參禪用妄心去參，他怎麼會開悟？怎麼能得一心？怎麼會有真正的受用，法喜充滿？不會的。諸位要明瞭這個道理，無論用什麼功夫不違背這個原理原則，朝這個方向去走，你自然有受用。孔老夫子的話，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」，學是什麼？明理，道理學來了，懂得了。習是怎麼樣？日常生活當中就這麼做。在日常生活當中就是訓練個一心，沒有別的，方向就是一真。諸位要曉得，到一真就一切都真實，這是真的學問，不是假的。世間的東西是邪知邪見，似是而非的東西我們要認識，決定不迷惑，而後才能修真實的功德。

【如第二月。誰為是月。又誰非月。】

這一句是譬喻，佛在此地用月亮做比喻，天上本來的月是真的。『第二月』是什麼？妄見，看到兩個月亮，佛用這個比喻來說。譬如我們從前也沒什麼科學儀器、也沒有分光鏡，手把眼睛按一下，看到的是兩個月亮。現在用科學儀器，照相的時候，特殊的鏡頭，一個月亮可以給它照成一連串的月亮，照成幾十個，那幾十個是妄的，裡頭只有一個是真的。但是所有那些妄的，都從這真的變現

出來，沒有這個真的，妄的全都沒有了。真的是說「本是妙明無上菩提淨圓真心」，第二月那就是「妄為色空及與聞見」，這是叫我們認識真與妄的關係，妄不離真，妄沒有自體，妄之自體就是真體。所以佛講一切現象，佛常講的是依他起性，唯識裡面三性講依他起性；又常講因緣所生，因緣所生這個意思是什麼？就是沒有自體，就是當體即空。無有自體、無有自性，就是真性。好像我們捏目看的第二月，第二月的真體就是真月，它沒有自體，它是因緣生法。我們捏目所見因緣生法，它是依他起性，是沒有自體，體就是真月。程度深的人他見理見得深，程度淺的人他見理見得淺，但是都沒有見錯，都與那個真的相應，都在這一條路上，就是隔的遠近而已。確實是這一個方向、一條路，但是目標有遠近差別不同，愈近愈真實。這個比喻，佛教給我們，既然見到是兩個月亮，不可以在這兩個月亮裡面去計較哪個是真月、哪個是妄月。真月是本有的，妄月是虛妄的，虛妄的何必要你去分別？虛妄用不著分別；本有的，既是本有也用不著分別。分別就是虛妄，不分別皆是真實，意思就是在此地，叫我們不要在第二月上去妄生計度分別，哪個是真、哪個是妄？因為一有計度分別就是妄為。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能夠把妄為去掉，就像普賢菩薩教給我們「恆順眾生，隨喜功德」，用真心、用正智、用如如，怎麼不自在、怎麼不圓滿？世間人求幸福，這才是真正的幸福。世間人追求真善美、追求幸福，有名無實，在佛法裡頭有名有實。今天就講到此地。